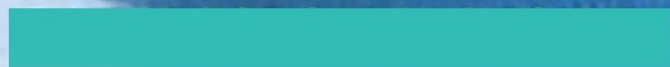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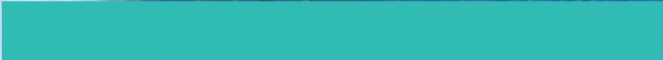


VIRILIO

PAUL



伟大的加速器

我们思考的方式和我们相互碰撞的方式一样。

保罗·瓦尔杰里

伟大的加速器保罗·维利里奥

朱莉·罗斯译

polity

最初以法文出版为L. GauJ add /er, , t., r©Editions Galilee, 2010

本英文版© Polity Press, 2012

Polity出版社

65 Bridge Street Cambridge

CB2 3UR, 英国

Polity Press

350 Main Street

Motden, MA 02148, USA

版权所有。除为目的引用短文外

对于批评和评论，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不得被复制、存储在检索系统中，或以任何形式或通过任何方式传播，未经事先许可，以机械、影印、录音或其他方式传送

出版者之。

ISBN-tl: 978-0-7456-nss-4

ISBN-n: 978-0-7456-51889-1 (pb)

这本书的目录记录可从大英图书馆获得。

Adobe Garamond字体:12.5,15页

柴郡斯托克波特的Servis Filmsetting Ltd

由MPG图书集团有限公司在英国印刷和装订，博德明，

康沃尔

出版商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来确保外部的url是正确的
本书中提到的网站在读者阅读时都是正确且有效的

按。但是，出版商对:wc:bsircs和can不负任何责任
不保证一个网站将保持活跃或内容是或将是
保持适当。

我们已尽一切努力追查所有版权所有，但如果有任何版权所有因疏忽而被忽视，出版商将
乐意提供任何必要的信息

在任何后续的再版或版本中注明出处。

有关Polity的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www.politybooks.com

内容

H历史的不安全感	1
《来不及私人生活》	31
G大加速器	66

指数 94

给光速的光明主义者
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日内瓦，还有
还有华尔街的交易员，他们撞上了另一堵墙——时
间障碍。

历史的不安全感

把每一刻都当作最后一刻来生活——这是未来主义的悖论，是没有未来的当下的未来主义的悖论。我们可能会注意到，这也意味着对永无止境的进步的宣传的衰落，而就在昨天，这种宣传还在推动着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这段历史现在是如此复杂，如此歇斯底里，以至于它甚至声称可以预见到尚未发生的事件的行动和现实。你可能会认为，明天，我们将能够构建一个真正的“未来历史”——这要归功于长期预测。这样的微观叙事会将自己强加于已公开的事实的历史性之上，就好像即时的真实时间的视角突然取消了所有的持久性。为，感谢必定

软件程序和它们允许的建模，未来主义的神话甚至准备更新我们的起源和古代的神话。

最近的一件轶事可能有助于说明历史上的这种“相变”：2010年初，时任法国国民议会主席的伯纳德·阿科耶(Bernard Accoyer)对法国政府过度使用加速程序提出抗议，该程序将议会两院对拟议新法律的审查限制为一次阅读。

阿科耶宣称：“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如果我们想要体面的法律和体面的民主辩论的话。”他补充说，如果有必要，他会毫不犹豫地诉诸于反对紧急程序的可能性，站在参议院对手杰拉德·拉彻一边。阿科耶总结道：“一部好的法律需要一段不可压缩的时间来反思。”¹

当前的立法狂潮实际上引入了实时的惯性，这是一种由共同现实突然加速而产生的矛盾惯性。

¹ 《世界报》，2010年2月_n日。

在第三个千禧年的早期，互动式连接(LIENS)的即时性所产生的极性惯性实际上已经准备好取代场所(LIEUX)的固定属性惯性 包括最具代表性的立法和法律场所。然后，整个历史性将发现自己被过去和未来之间的这种“竞争扭曲”所粉碎，这对现在是如此有害，无限短期的纳米技术已经取代了过去几天、几年和几个世纪的中长期传统年表。

所有这一切都破坏了历史的主权——以及与之相关的所有先兆的主权。因此，在领土不安全的时代之后，迎来了历史不安全的时代，以及它的三方分裂:过去-现在-未来。

我们可能会注意到，这种价值观的逆转，已经影响到了空间。事实上，在上个世纪末，地缘政治战略家们像手套一样把现实从里到外翻过来，并断言，从那以后，外在将永远胜过内在

¹ Paul Virilio, L Insecurite du territoire. Paris: Galilee, 1993.

内部。今天，这种转变正在按时间顺序完成，因为子孙后代已准备好主宰一切先人。因此，突然出现的历史不安全感，现在补充并完善了一个领土主权的不安全感，这个领土主权现在受到了四面八方的威胁——从上到下，由于它的扩张，从下到地区的分裂。因此，我们目前正在以全球化为借口目睹的“重复的去本地化”，以及外部化(外包)过程的影响，这一过程越来越不受任何实际现实的束缚。

无论如何，目前历史学家之间关于纪念法(MEMORIAL LAWS)的辩论，即专门纪念历史罪行特定受害者的编纂法案，清楚地指出了“进步”对历史先进性概念及其伟大叙事所造成的损害，这些概念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某些人已经称之为“伟大的民族小说”的东西。

因此，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在地形和几何距离的消耗之后，是对有效的知识和对事实的记忆所需的时间间隔的不合时宜的消耗。分形化

物理膨胀与持续时间的分形相结合，相对于处于瞬间消失过程中的一般H历史的连续体。

让我们来听听温斯顿·丘吉尔在1940年5月13日在下议院发表讲话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丘吉尔说，如果允许过去和现在之间的战争爆发，那么“人类将向其目标前进的时代的冲动和冲动将不复存在”。换句话说，我们将失去未来。

我们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作为一个空间，不列颠并没有遭受被占领的侮辱，而只是因为英国领导人避免了一场关于不列颠战役(battle of british)的时间政治斗争。

这是一个奇怪的历史教训;但这也是地缘政治上的一课，在地缘政治中，“未来主义”背后的恐慌性瞬时性的前景无法战胜共产主义的时代性，而这种“未来主义”的法西斯起源从马里内蒂的开始就太明显了

1 Winston Churchill, Address to the Home Of Commom, 13 May 1940.

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称为“世界卫生”的小册子。对未来主义者来说，对历史加速的崇拜在闪电战中恰如其分地结束了，这场闪电战对天空和不列颠群岛的入侵都失败了。

至于我们，如果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让某个法国历史博物馆永久地定居下来，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在其他地方，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被占领了——而且非常全神贯注……也许我们已经被占用了。

每个人都知道，时间被揭示，然后旋转，是一去不复返。过去时代的革命者，现在即将被启示性的预言者，后现代时代的启示者所淘汰。

关于股票市场TEMPO中的“系统性危机”，以及让世界经济重新走上正轨的幻想的未来，一些人已经警示了单一市场涡轮资本主义**扭曲**竞争的惊人发展。而它正在发生的地方，正是语义学家坚持用ANAMORPHOSIS这个词来形容当下的暂时性，因为最清楚地描述了这种金融危机，它再也看不到了，除了

通过观察证券交易所屏幕上的图像，然后，只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即地球圆度的弯曲扭曲镜——换句话说，是交易员在市场上操作的加速“影响全球化”的连续体，现在，一劳永逸地，通过程序交易相互联系，通过互动性的同步化，使一种全新的内幕交易成为可能。

让我们弄清楚这个关于世界经济的古怪角度。上世纪最后25年，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推出了市场互联，即程序交易的BIGBANG(BIG BANG)。早在1987年，这就导致了首次崩盘，这意味着交易的实时计算化。二十年后，随着2007年美国次贷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华尔街监管机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考虑到一种新型内幕交易的风险不断增加，对高频交易中涉及的闪电交易进行了污名化。因为，竞争的扭曲现在存在于股票市场中毫秒级的瞬间

逃避市场控制——这是在信贷紧缩和投资者信心大幅丧失的情况下发生的。

大BANG，BIG爆炸。在没有任何真正的关于速度的政治经济学，即处理发达国家财富的政治经济学的情况下，这些事件导致了相对主义的重罪，在一个不再是股票市场实时交易单一的市场中，极其严重的竞争扭曲，即使它在利润全球化的真实空间中保持单一。少数几家大银行利用类似于军方高层掌握的核威慑力量的计算能力，从事闪电订单的能力，让人对涡轮资本主义中明显接近尾声的自由竞争基础产生了质疑。

我认为，这就解释了ANAMORPHOSIS一词在时间性方面的重要性，也解释了金融数据在曲率、扭曲镜、经济历史的连续体，它存在于今天天文数字般的TEMPO和互动性中，它一劳永逸地摒弃了竞争市场的旧法律，在竞争市场中，内幕交易的重罪，每

被欺骗所穿透的，仍然是在以天、小时和秒为年表的共同历史TEMPO范围内进行的，而不是在纳秒、皮秒或飞秒的纳米RONOLOGY范围内进行的，而这种“信息炸弹”目前正在我们眼前爆炸。

在这里，自由贸易的畸形是由这种突然出现的真实瞬间的未来主义的时代错误所产生的，这种未来主义利用了数字系统的犯罪操作及其偏离正常的“数学模型”，无论如何。这一次，这样做的风险是，在大银行信贷紧缩(固定资产或其他)中，精明的投资者和股东的投机信念以及信贷将耗尽信心，因为我们都知道，信心不可能是瞬间或自动的。

因此，在银行太大而不能倒闭的时代，“信心崩溃”的主要风险，就像文明的崩溃、文明的冲突一样具有破坏性，自由思想者的ATH EISM突然变成了自由贸易的无神论，特别是，太迅速而不能诚实！

最终，这种灾难性的局面应该会

这使我们对一种新的惯性的本质产生了疑问:时间的惯性、真实瞬间的惯性以及单一市场内发生的交易所涉及的交互性的惯性,助长了垄断风险的增长,这种垄断将对各种交易所造成损害。这将是一种互不相信的单一化和一种“无神论”,在这种无神论中,投机信仰的丧失很可能以一种单一市场的单一化EISM告终,这种单一化EISM的唤起力类似于宗教的单一化EISM,即正义和真理的单一上帝。

所以,这就是“系统性”风险,高频投机的整体事故,实时的惯性将取代现实空间的惯性,根据国家的就业时间,他们的时间安排时间表在几千年的久坐的家庭时代。

让我总结一下:如果历史年表背后的时间安排,过去-现在-未来的三方划分,完全消失,被一个绝对不合时宜的瞬间的意外所取代,

那么，未来主义瞬间的纳米技术将很快导致记忆的丧失和对历史可信性的抛弃，从而损害对未来的所有信心。全球化单一市场的当代世界将以一种无与伦比的暂时被动、现实瞬间的惯性的极性在ERTIA中结束。这一次，这种惯性将彻底打破行星定居的持续时间和久坐不动的稳定性的概念，因为互动瞬间的惯性将很快完全超过人类日常生活中真实空间中固定属性的活动惯性。

至于这一发展的地理和“空间”方面，通过上文提到的竞争中的变形来看，它的标志是对进步概念的信心丧失，以及生产——以及研究和发展——的非地方化的压倒性流行。因为，在21世纪，城市人口外流总有一天会重现美国农村人口外流的痛苦，在交通运输工业革命时代，并导致人类普遍外流的匆忙——只是在封闭的循环中。

上个世纪，法国空军将军Lionel Max Chassin宣称：“地球是圆的这一事实还没有被军方考虑到。”似乎今天的单一市场经济学家和金融家仍然拒绝认真对待这一事实，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断言，通信的进步使世界变得完美。被利润加速增长的现实效应蒙蔽了双眼的投机商们，现在被证券交易所的屏幕迷住了，他们显然没有注意到全球化时代股票交易的曲面镜所造成的价值变形，也没有注意到这种突然的时间压缩的“天文数字”性质，让他们获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利润。但代价是越来越脆弱的“泡沫”，很快就会产生涡轮资本主义的系统性CRASH，最重要的是，投机者的安全主义，他们将不再能够对幻想的未来有信心

1 Thomas Friedman, *The World is Flat*.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2005.

或者期待最新的软件来实现数学模型所承诺的奇迹，这些模型是由一个受过度活跃的闪电交易的超速影响的市场使用的。参与高频电子交易的内幕交易员犯下的相对主义重罪，将会突然给大赌场的超自由主义踩下刹车，就好像高融资的高速列车效应逃过了交易员，尤其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显然不同于规划铁路的规划者——仿佛历史的不安全感不会注定在某一天，致命地迎头撞上涉及国家就业的领土的不安全感 我们的时间表！

实际上，第三个千年的虚拟G大赌场看起来很像那些在某个地方或其他地方的轨道上运行的地球同步卫星，它们的固定属性惯性被称为与给定地点的垂直度同步，而金融赌场的极地惯性则与地球上的每一个地方都是同步的，这要归功于它的即时interacuve连接

所以，虽然它在现实世界中可能是单一的

在地理上，全球化的市场不再是单一的，在实时的交易中，涉及到鲁莽的交易，由证券交易所“大夜晚”的内部人士犯下。上述超高速造成的竞争扭曲将突然触发资本主义的嬗变，或者更准确地说，在一个压倒性的关键时刻，引发涡轮资本主义的相变。因为，这一次，热衷“鲁莽指令”的交易者将触发意外事件，结束现在已经是“自动”的股市节奏的所有意外事件。失去对所有真实持续时间的认识，将引发信心的丧失，最近一次投资者的信贷紧缩，投机信念一劳永逸地蒸发了。

当然，我们不可能不注意到这种情况正在发生！一种由其他地方的资本推动的资本主义的概念，看不到任何真正的生产，基于失重的投机，只不过是一种市场诱惑，一种直接导致可怕的系统性危机的经济失常——就像那些对冲基金一样，它们的账户部门如今被流放到离岸避风港，即财政天堂，在那里，它们由经常出现的東西来管理

小到一个可以在公寓里工作的小团队，这些投机基金没有真正的法律地位。

领土的不安全，岛屿的重要性，离岸场所的重要性，以及瑞士等国的重要性明显下降，以及银行保密制度……H历史的不安全感，即市场的会计准则即将取代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的历史标准……这些都是“即时的未来主义”的临床症状，以及它在生态灾难时代对经济智力的影响，这种灾难的范围在光天化日之下永远不会停止蔓延。

在《星期日泰晤士报》最近发表的一篇采访中，高盛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劳埃德·布兰克费恩宣称：“我只是一个做上帝工作的银行家。”显然，这位特殊的上帝不再对他忠实的利润崇拜者抱有太多希望，这些投资者，金融的弥赛亚仍然可以对他们说：“去吧，你的信仰救了你！”因为他们的投机信仰丰富。

实际上，信贷紧缩、危机

冲击单一市场证券交易所的信心危机，只是一个早期预警信号，表明一场真正的知识危机即将冲击一门“精确”科学，而这门科学最近已经变成了一门与我们多年来获得的知识毫无关系的工具效率技术科学。技术科学复杂的数学模型和软件并不能很好地掩饰一门没有良知的科学的系统性灾难，一门甚至看不到自己衰落的警告症状的科学，尤其是看不到它现在在发现方面达到的极限——同时是原子、信息和基因。最重要的是，经常被大肆宣扬的“数字文明”标志着数字命理学异教及其旧日崇拜的回归。

实际上，金融法老们的世界并不像他们声称的那样平坦。它是微小的、无限小的——就像一项技术进步的零度，如果没有它的宣传，它就再也骗不了任何人。所以，随着突破和进入瞬间，历史TEM PO的分形化，现实效应背后的纳米技术打开了闻所未闻的大门

用天文数字超越经济的可能性。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生态**栖息地**的科学将真正动摇曾经以定居方式定居的社会的**习惯**，我们日常时间表的常规性质，我们的**临时工作**，将被完全废除。届时，各种流动的加速将永远取代——这一次是永久性地取代——历史上积累的财富和货物，这些财富和货物曾经储存在人类的**城市**这个水库中。

如果这种情况有效地发生，那么当前生产的非本地化将不会导致未来活动的重新本地化，无论是工业活动还是其他活动。它将导致城市种族的明确外部化-外包-就在这个微小的大地上-直到救赎以其他“应许之地”的形式出现，这是EXOPLANETARY，圣经史诗的单队列外流屈服于马戏团预言的循环外流，在某种程度上，由日内瓦的环形加速器所预言！

控制论的虚拟**彼岸世界**，其实无非是彼岸时代的**时代错误**，其中曼德布洛特的临界空间

“分形”¹与一个根本不适合居住的连续体的关键时刻相融合。这个连续体只是一个被遗忘的地形的实际现实的变形，因为我们所有的运动的重复，以及一个国家的行动(他们的政治礼仪)，在“定居的人”的住所固定性中比在肆无忌惮的“游牧主义”的轻率冲动、被迫流亡中更有力地记录下来。因此，一个问题的紧迫性现在是中心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终极的:在信息革命的时代，与地方(LIEUX)房地产相关的固定财产惯性(FIXED-PROPERTY inertia)明显未被注意到的转移，连接(LIENS)的极性惯性(POLAR inertia)。因为，21世纪的交互性现在主导着19世纪和20世纪特征的行为和活动的标准化。这种支配带来了瘫痪的生态系统风险的增加，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社会团体突然四肢瘫痪，其永久运动是

¹ Paul Virilio, *L'Esprit critique*. Paris: Christian Bourgois, 1984.

它的每一个肢体都被冻结了，它的结构性失业现在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这种大规模失业部分是由后工业生产的自动化强加给我们的，部分是由我们现在惊人地加速的临时就业(我们的议程)中反射行为的自动化造成的。这就是被大肆吹捧的重新启动世界经济的威胁背后的动力——只不过，这一次，这样的重新启动将没有任何就业机会，并且将在控制论空间内发生，这个空间是由对多余的人来说的有利时刻——正确时刻——的惯性所定义的，一个绝对没有品质的人……

以美国为例，2009年最后一个季度工资账单的下降，加上活动水平不变，确实表明美国公司正在提高生产率——但这只会损害就业。这一事实沉重地指向了未来国家的去工业化，作为前奏，目前公司的非本地化倾向于低成本员工，只不过是自动化传播的早期预警信号。明天，人工智能的机器人技术及其“增强现实”将占据主导地位

在一个绝对后现代的世界里，大部分的生产力。

面对这种对事务的评估，由于缺乏一种速度而不仅仅是国家财富的政治经济学，技术进步的“速度箱”（变速箱）将进入自动模式，由投机带来的股市崩盘将迟早以所有就业生产的崩溃而告终。当下的未来主义要求它，并将在明天把它强加给子孙后代。

H ERE已不复存在。一切都是现在，过去的HIC ET NUNC即将从历史的地平线上完全消失。法国公共知识分子、经济学家、银行家和顶级顾问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最近在他的《指南》(vade-mecum)中建议，“把每一刻都当成最后一刻来过”。阿塔利甚至宣称，“因为时间是唯一真正稀有的商品，所以现在它是唯一值得拯救的商品。”他认为，这就是为什么迫切需要“关注每一刻”。¹

¹Jacques Attali, *Survivre aux crises*. Paris: rayard, 2009.

作为一种致命惰性的象征，这一逐字逐句的叙述完美地说明了这种疯狂的未来主义的令人厌恶的本质，它解构了所有的年表，并由此解构了历史的旋律线以及我们共同记忆的伟大叙事。这才是法国最近一系列纪念法以及一个民族的领土同一性日益受到威胁背后的真正原因。说到底，这种威胁并不比合法民族国家的地缘政治主权更不言自明。而这，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不断有内部流亡者穿越，在一种定时循环的外流中，及时的人口流动，有些人已经把它称为二十一世纪可持续流动的移民攻势——TRACEAB现在被强加给我们每一个人。这就是为什么在港口和机场安装了“磁性门户”，以及用于乘客身份识别的“智能走廊”，这些走廊配备了全身扫描仪，可以对所有在无休止的中转过程中的人进行脱衣检查。我们都知道，有墙必有门；但这堵墙与环绕一座城市的古老设防墙唯一真正的区别在于后现代时代的当代圈地的虚拟本质，就像

以及在我们目前边境的主要入口部署的临床放射检查。

这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萨科齐政府计划未来“法国历史博物馆”背后的原因，这将是一种过去的健康诊所，完成了现在的健康诊所，记忆现在褪色得如此之快，由于我们的电脑中死去的记忆的脆弱支撑，我们面临着失忆的真正危险。

话又说回来，我们也不要忘记，爱因斯坦相对论中的永恒现在，和当时统治世界的“现在”是不一样的，当时光和黑暗还泾渭分明。它是真实的瞬间，证实了迪特里希·邦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上个世纪所说的：“技术已经向这一天宣战了。”

与闪电战同时代，这一判决完美地定义了古人对太阳崇拜的“光照主义”(illuminism)可能转化为我们都已成为的后现代人士对技术崇拜的“瞬时主义”(instantaneism)。

事实上，我们最好尽快放弃未来“历史的伟大幻想”，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时代的部，一个两者相对性的伟大部

关于天气，天气会变坏;关于时间的流逝，天气会变坏，时间过得真快。然后，AERO政治政治将巧妙地完成在我们实时通信的地缘政治互动背后的时代的C - H - RONO政治政治。

由于这种对持续时间和所需时间的管理，我们将认真行动，而不仅仅是与电信工具互动，天气的生态，我们将采取一种“自然”的智能，而这种智能目前正处于被歧视的过程中，就好像我们对计算机程序和方便软件的“人工”智能感到恐惧一样，它们可以做任何事情，而且很快就会撤销任何事情……

如果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管理部门，就会管理天气的重要节奏，而不仅仅是环境;它将是一个空间管理部门，负责监管一个不仅在生物多样性方面，而且在时间多样性方面都已耗尽的空间，气候的季节性变化被抹去，地理多样性也被抹去，国家景观的差异和范围也同样被抹去。因为，时间距离的污染现在已经完成了

对实体、水、空气、动植物的污染;而目前对大陆真实空间的实时交换的统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以惯性而告终。更确切地说,它结束于交互式CONNECTION(LIEN)的“惯性时刻”,这种瞬间的惯性将很快取代PLACES(LIEUX)的“固定属性惯性”,这种静止状态可以一直追溯到古代。

面对这种天文数字般粉碎了我们的临时工作,我们的日常生活,一个即将从后现代走向“后历史”的连续体的粉碎,我们可以合理地问自己,关于技术导向文明的INTERIMPORARY健忘症。事实上,被提议的仅限于我们这个极其狭窄的星球的相对论部将开辟一条新的希望之路,希望允许凯洛斯,这是行动的正确时机,而不仅仅是互动反应——未来的“CONNECTION贫民窟”是一种无形的上瘾,它将很快取代“地方贫民窟”,即在一个大地上久坐不动的地方,这个星球显然太小,无法实现技术进步。

正如它对于由NANOTECHNOLOGY即时性的系统性崩溃所释放的资本主义的利润来说太小了。

最终，这一切都结束于历史的“大封锁”，一种新的太阳崇拜形式的意外复兴，这种形式不仅需要人类(社会学)的牺牲，也需要农村(生态)的牺牲。换句话说，它通过光的极限速度的瞬时性背后的光照主义，以光的光照主义的不可避免的复兴而结束。这是一个神的新绝对，他不玩骰子，但高兴地穿上“太阳王”的可笑的丢弃物，或者木星，天空和光的神，也是雷电的神——这是一个要求苛刻的世俗时代真正令人惊叹的神性，而不仅仅是爆炸性的瞬间性。在这个时代，单无神论超越了众神死亡背后的虚无主义，文艺复兴，新时代，是一种晚期形式的太阳崇拜，电磁波的速度，通过它的辐射而不是它的光线，照亮了进步主义的光辉未来。这种单无神论的胜利尤其以在日内瓦建造一个圆形(地下)大教堂为标志，它实际上是一个2-7公里的教堂

在赛跑结束时，注定要发现“上帝的粒子”——强子——冒着以“黑洞”的蒙昧主义告终的风险。这种知识上的意外无疑会终结对实验物理学的需求，从而终结对精确科学的需求，取而代之的是促进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神奇思维的永恒回归，促进数字和其他编程人员开发无所不能的便捷软件的永恒回归。

因此，很容易看出，随着最新的电子照明主义，动物物种的超人类社会正在蜕变为植物物种的杂交体，因为它们反过来又成为H ELIOTROPICAL和光敏的，通过观点的框架“面向对象”，并被一个突然变得互动的环境的多个屏幕的面对面对抗所捕捉。

我们现在可能对瞬时传输的运动学能量的进步所造成的破坏有了更好的感觉，这种能量已经完成了在最近的信息之前的工业革命时代涉及身体运输的动能

由电信引起的革命。在交互同步时代，被带走的运动学能量与个人高速物理运动中所涉及的动能所产生的“现实效应”相得相映。

“即时零库存”：这是今天大规模商业分销的口号，它完美地描述了惯性的初始形式，即固定财产结算，到最终惯性的突变，即即时的，更准确地说，是互动中的“惯性时刻”，它现在定义了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一个因世界时间而全球化的世界，这要归功于(瞬时)交换的克制相对性。而这种相对论不仅导致了爱因斯坦的限制，还导致了承载和支撑我们的恒星(难度越来越大)的时间距离的生态系统缩减，即现象学家埃德蒙·H·苏塞尔(Edmund H. usserl)告诉我们无法移动的原始方舟——地球，既然速度不是一种“现象”，而是现象之间的关系。因为，不活动的时间压缩相当于生命星球的大地收缩：这颗令人难以置信的“脚踏实地”的QUICK恒星，

生活(vifj),在那里QUICK的加速,快速(vite),在VO ID (vide)中,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生态的主要问题,这是政治的-而不是超政治的,正如那些在深空真空(vide)中崇拜光速的纯粹门徒,末日的光明主义者,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

最后,第三个千年的主要问题确实是“时间的航空政治”中的周期性制度的问题,尽管如此,它不会否定地球和城市最初定居的地缘政治,它已经变成了一个世界之城,世界之城,世界之城。在这里,一个隐喻跃入脑海——海洋航行,首先发明了机械钟,然后发明了机载计时器。

如果天空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时钟,那就不容易破译了,尽管有指南针、六分仪和ASTRO LABE。因为,如果说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恒星在地平线上的高度来计算纬度,那么另一方面,经度只能通过考虑地球上两个不同点之间的时间差来验证。这就需要使用天文钟,而“驾驶室时”

“玻璃”很像测速仪，只是借助一根圆木来显示船只的速度，这根圆木是一根绳子的末端，在水下以绳结刻度的无形生命线。¹

当然，今天我们不能不看到，在我们不合时宜的和相互作用的实践——涉及超音速运输和瞬时传输的实践——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时间差，我们的日常生活现在是如此疲惫，如此剥夺了反思和负责任的行动所需的时间间隔。更不用说“赌场经济”了，这台地狱般的机器在SYSTEMIC CRASH(原始方舟的沉船)发生之前是不可能停下来的，这一次，导致了我们可以想象的混乱……一个长期的乌托邦，或者一个热门的UCHRONIA，就像有些人可能会称一个伟大的时代部的未来诞生，或者更准确地说，天气，le temps qu'il fait，以及所需的时间，le temps qu'il fait，就在下面，在一个被取消赎回权的世界的深处。这个世界，最终会配得上这种周期性的AEROPOLITICS

¹ Gilles Lapouge, *La Ugmde de la geognzpllie*. Paris: Albin Michel, 2009.

对于那些渴望在明天，在时空隧道的尽头，冲进循环时间屏障的噬时体社会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在日内瓦的“G强子对撞机”(G great Hadron Collider)已经成为光明主义后现代回归的完美象征，这种光明主义是对光速的崇拜，是对一段运行在与所有共同现实不同时区的历史的崇拜。

所以，如果我们能再坚持一段时间，我们记忆中的已知世界很可能会从H历史的控制屏幕上消失，似乎是不经意间消失的。

《来不及挽回私人生活》

共产主义并没有消失，而是被私有化了。

1\hrius Oprea

Mode de vie(生活方式)和心律(心跳),
Mode de vitesse(速度模式)和技术节律(技术周期)——简而言之，这是我们利用时间和空间的节奏所提出的问题，这种活力曾经是平淡无奇的，但现在正遭受日常生活中的电子技术心律失常的折磨，这种心律失常从未停止动摇人们的良心。

古老的以日历为基础的农业社会体系，以及它们的季节节奏，早已屈服于自然的体系和节奏

工业化和大量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同样，这一过程也废除了西方剩余的基督教仪式，随着终身雇佣的程序化结束(开放式工作合同的做法)和结构性失业的蔓延，公共假期逐渐减少。它已经达到了纯粹而简单地消除每周c:循环的地步，因为周日已经被颠覆为休息日，而备受吹捧的一周7天(7/7)变得势在必行。

不久前的年度和季节性，之后的每周和每天，这种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节奏将受到控制论信息革命的致命打击。因为，共同现实的加速迅速使实际生活，日常生活，而不仅仅是社会或家庭生活，变得不可能。这最近导致了原子化，社会单位的突然“分形化”，除了“社群主义”的风险之外，还带来了情感同步的无与伦比的更严重的风险，这种风险将导致在一个星球的规模上“情感的共产主义”化为乌有，这一次，“网络”即时性的实时性最终将走向何方

超越我们与世界不可或缺的关系中所涉及的时间差和时间距离的真实空间。去社会化将因此延长人们目前精神和情感上的迷失。

众所周知，媒体的压力最终会曝光某些人的私生活，比如政客、名人、“顶级”运动员，甚至是进步主义的先锋派，比如晚间新闻节目的主持人。在这里，我们可能会注意到，对电视观众的兴奋剂不再是化学的，而是光电的，它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即通常对屏幕虚拟世界的模拟被一种有节奏的过度刺激所增强，这种刺激在精神和情感上撼动了曾经如此专注于一天中的几个小时和一年中的几个月的人们成功地取代了历史历法体系中的新年和旧时禧年的圣年。

一位特别的主持人是一位女性，她这样说：“我的目标是感觉自己永远活着，而不是变成木乃伊。但我不知道我是否能保持这种节奏更久。”我知道，如果我工作少一点，我就会有第二个孩子。这将永远是我的伟大

我很遗憾。但是时事总是让我们疲惫不堪

主持人，男或女——这个称呼揭示了最新的“未来主义”：无所不在的瞬间所实施的电子技术兴奋剂，无情地折磨着曾经的“记者”，他们突然变成了“瞬间主义者”。明天，它将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将这里或那里静坐社会的普通生活转变为“不平凡”的生活。因为，观众的感光惯性很快就会赶上他们最喜欢的主持人的惯性，新闻简报的真实瞬间的惯性会取代他们住所的固定属性惯性。我们对空间的使用的非局域化(l'emploi del' espace)，将会因为我们对时间的使用的迷失方向(l'emploi du temps)而加倍。我们的日常生活曾经因昼夜交替而有节奏，现在却因一种完全变性的杂技式的活力所造成的节奏中断而破碎。

这就好像是终结了一生的雇佣，伴随着

, 'Audrey Pulvar enfourche une nouvelle vie', in Paris ..\tlatc, 22 July 2009.

它非常长的持续时间和它的专业限制，在面对不可预见的纪律要求时突然发生了突变，出乎意料的，紧分配的“及时”性质，对于那些已经不再是生产者的人来说，进步的演员，而仅仅是旁观者，相互反应的背景噪音的消费者，取代了不太遥远的过去雇员的中介作用。

所以，工作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方式，被作为用户手册的生活所取代，正如乔治·佩雷克所说，对于一种新的临时社会，一种过度工具化和无休止地被煽动的社会，对这个或那个信号做出过度反应，所有各种各样的刺激都是一种永久的警报状态。在那种状态下，意外出现的事物的即时性无疑将使人们进入一种恍惚状态，不再是公民-士兵的恍惚状态，而是公民-主体的恍惚状态，这种恍惚状态处于一个“社会网络”中，这个“社会网络”将很快取代基于实际人群的物理接近的网络。像我们的老邻居一样的人，我们经常在我们过去住所的社会联系背后的地方遇到他们

惯性。我们每一个人的私人生活将逐渐屈服于半公共生活的过度曝光，在这种生活中，人们通常可以获得的亲密关系将像被警察拘留观察的被拘留者所享有的亲密关系一样。因为，老式的全光监视照相机只不过是任何私人生活即将被抹杀的一种临床症状。

在这里，需要进一步的评论。在过去，随着努西亚的圣本笃的统治，修道院秩序的隔离继承了叛教者的流浪者的漫游，罗马教会区分了沉思和活跃的秩序。今天，对于社交网络的共同宗教主义者来说，似乎在一些所谓的高技能“活跃分子”和匿名的“沉思者”之间画出了同样的界限，这些方济各会修士全神贯注于他们的屏幕，就像僧侣曾经全神贯注于他们的祈祷书一样，随着我们世俗但相互联系的社会一劳永逸地将绵羊和山羊区分开来。

这里又出现了即时性和同步性导致的(情感上的)两极惯性

倾向于取代一个已经处于高度衰败状态的社会体的户籍惯性和地理定位，在这种状态下，大众个人主义会肆虐。因为，进步的沉思者群体的光敏惯性和他们活动的脱域只不过是佩雷克所说的他们日常生活的就业模式的迷失方向的致命标志。

在这里，与宗教团体的比较也是富有成效的。礼仪，“人民的行为”，与第三个千年同时代，似乎秘密地恢复了信徒的礼仪。但是，基督教会设法在广泛的生活条件和精神财富的多样性中创造了基于信仰的平等，这要归功于根深蒂固的固定属性(修道院，我们未来雇佣的真正实验室)，运输革命的动力，特别是在计算机传输中，已经废除了这种形式的社会统一，而有利于共同感觉的同步。在这种互动的共产主义中，视听通讯的真实瞬间支配着一切过于真实的东西

社会交流的空间，以及宗教信仰和行为的标准化的，由于共同情感的同时性而被抹去，所有人共享的“利益共同体”现在让位给了基于个人主义的情感共同体，这种个人主义从根本上是超政治的。

这一现象因文化的演变而进一步恶化。不久之后，随着现实本身的加速发展，一场真正的过度崇拜在19世纪，特别是20世纪结束于一种新形式的疯狂的曙光中，这就是 *folie de voir*。这意味着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看——这损害了听觉，也损害了操作，损害了触觉，触觉，也损害了接触。

在这一点上，是时候来一个轶事了，理查德·瓦格纳用手捂住他的女朋友，他的情人，马尔维达的眼睛，当他们听特里斯坦的时候，对她大喊：“别那么努力地看，听！”

事实上，西方哲学自希腊-拉丁起源以来，主要是一种视觉哲学，是呈现给探索的眼睛的各种光和形式的哲学。Ihat

产生了今天的狂热，这种对飞行速度和传播信息的波浪的技术狂热，现在已经变成了MEGALOSCOPIC。

这也是一种不合时宜的未来主义在视网膜上持续存在的原因，纳米年表是这种未来主义的最新化身。一位作家甚至声称，“速度是当代世界的贵族”——简而言之，是一种“赛车贵族”，继承了旧制度的宫廷贵族。

但是，要回到欧洲人对视觉的热爱，西方人，尤其是拉丁欧洲人，就像拉丁美洲人一样，需要公众的激情。在基督教胜利的伟大激情之后，他们似乎选择了一种进步的伟大激情，这种激情在上个世纪以加速二十世纪历史的短暂激情而告终。然后，极限波速悄悄地向国家财富前进，“共产主义”本应标志着这些国家的终结和失败，这要归功于逃逸速度的宇宙主义，它使人类能够逃离地球引力——首先是人造卫星，然后是和平号空间站，它标志着宇宙主义的失败和消失。单一市场的涡轮式资本主义在这个时代占据了主导地位

由于最新的“逃逸速度”，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居住在控制论领域内，期待着被发现可居住的系外行星污染的人类的解脱，这次是以生态学的名义，自由市场的宇宙论紧随旧苏联帝国的社会宇宙论之后。

事实上，从大规模便携式帝国到人口外流的另一个世界只有一小步——“个人的一小步，但人类的一大步”，正如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曾经说过的那样，当他登上一颗星星，或者更准确地说，一个夜总会时，有些人现在希望看到它回到议程上。尽管奥巴马总统拒绝了这一想法。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现在拥有私人生活已经太迟了。昨天的“孤独的”人群，我们被告知他们现在是如此的“聪明”，只不过是一群人，他们准备好了长途迁徙，离开我们的尘世家园，到这个世界之外流亡，到大流散的解放和分散的社会，驱逐出境仅仅是一个没有未来的外化的致命标志。在那里，运动就是一切，目标毫无意义。

如今，与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制造工厂和工厂的工业时代不同，我们不再探索——我们驱逐。我们也越来越频繁地灭绝，停止驱逐那些注定要离开的人，从而取代了昔日的“备用”！

农民在土地上的定居和城市居民固定财产的惯性，现在都被现实瞬间的毁灭性惯性所取代，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它的惯性时刻，在一种相互作用的同时，动摇了所有定居，任何根深蒂固的东西。在这一点上，请注意，城市主义的第一条法则是：保留场地。在人类历史的这个阶段，也是在城市历史的这个阶段，“领土不安全”处于历史最高水平，面对主权财富基金肮脏的土地掠夺所构成的超级殖民主义威胁，合法民族国家的领土主权面临着永远失去的危险，垄断一切土地及其资源。在一种不仅是生态的，而且是经济的航空政治(aeropoltics)的过分特权面前，公民权利(droit du sol)的旧政治突然让位。他的

是在主权者(droit du ciel)的背后，是对天空、天堂、所有天堂和相互关联的金融市场的虚拟空间的权利，在这里从事闪电交易的高频交易员每天都在玩俄罗斯轮盘赌，随着世界的命运在一场由高空飞行的(sic)控制论系统提供武器的闪电战争中，旧的国家主权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无国籍”国家的元地球物理政治，或者就像人类的SERVOMOTOR的信教者与计算机化的泛神论的信教者联合起来一样。盖亚，胜利的地球生态女神，已经是这种现象的一个症状。

随着金融业及其数学模型的革命导致了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系统性混乱，在这个人类中心主义肆虐我们的气候并导致整个民族外流的时代，实际上，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长期而认真地审视人类历史的人类动力学的结构能量在这种结构能量中，领土同一性有可能很快就会完全消失，现在

我们正在看到一种社会主体及其每一个成员的即时可追溯性的开始。

如果说人类定居的空气动力学形式曾经在地理上被索引，那么排斥的空气动力学形式，以及现在盛行于充分就业的被剥削者的被驱逐，根本就没有被索引。

隐藏在行动自由和大众旅游背后的可居住循环，涉及非洲国家的“国内流离失所者”和发达国家的“异地人士”的被迫流亡，现在不仅仅是一张地图。它需要一个不断更新的轨迹——一种永久过境人口流动的天文馆——如果我们试图追踪这种被排斥者的不文明编排，他们的死亡率从未停止增长，超越了道德价值观的混乱，达到灭绝和种族灭绝的地步。

在这里，一个进一步的评论浮现在我的脑海。如果说不久前负责任个人的政治参与与萨特存在主义所推崇的参与品牌联手的话，我们不得不说，在这个时代

大众个人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影响是同步的，盛行的东西被带走了，我的情感。这在字面和隐喻意义上都是如此：比如移动和便携，以及自我控制的丧失。现实的加速现在是所有自我控制丧失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加速历史也需要时间——需要时间来了解过去的历史，也需要时间来参与一个光明的未来，苏联宇宙主义将在苏联解体后试图再次起飞。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西方再次猖獗的宇宙论，连同生态学和对系外行星避难所的绝望追求，将我们带回到航天幻觉，这种幻觉如此巧妙地掩盖了在东西方大集团之间原子恐怖平衡的时代“进步”的明显失败。

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不妨指出，2009年7月底，首届“国际地外首脑会议”在巴塞罗那举行。同年8月底，一个加强版的“Suricate行动”(Operation Suricate)紧随其后，旨在追踪外星人

欧洲各地不明飞行物的轨迹，多亏了数百架望远镜对准天空，试图将目击事件联系起来。

在谈到现代人沉思的天性时，一位记者开玩笑地说：“他是一个表现欲强的人，被关在拘留所观察。”

在屏幕的包围下，受到视频控制和节目的约束，以及互动规则的约束，这个新的 PHOTSENSITIVE 人变成了一个自愿的受害者，这个进步切断了他的私人生活，对信息的光电成瘾越来越疏远了他的自我意识。

因此，对参与本身的否认(政治的、工团主义的……)赞成一种情绪被冲昏了头脑，愤怒——只有大众个人主义才有诀窍，在曾经的集体主义仅仅强加了参与的地方，只有一个政党的事实促进了任何“良心反对”的缺乏！

因此，敏感的旁观者的惰性对应于旅行者和
旁观者的突变

这部电影。一种私人“汽车”交通方式的自然下滑，这种公共交通方式涉及到相互联系的个体的大规模外流。

随着海军或航空的BULK CARRIERS, GROS PORTEURS, 或者更好的是MERES PORTEUSES, 代孕母亲为他人进行妊娠，我们各种交通工具运载能力的不断扩大确实标志着旅行的突然转变，不久之前，这还是一种孤独，但随着我们前往不确定的目的地，速度成为一种命运，很快就会开始(嵌入)共同的旅行。

在这里，我们可能会注意到一种新型的高机动性运输机，它特别揭示了即将到来的运输革命。法国制造的SKYLANDER是名副其实的空中路虎，能够在困难条件和恶劣环境下运行，具有最大的有效载荷和飞行距离。加拿大的TWIN OTTER，据说是一架“乡村飞机”，也是一架多功能双引擎涡轮螺旋桨飞机，可以在基本舒适的条件下根据需要运载货物或乘客，乘客站着旅行，就像牛一样

一辆运牛卡车，在等待进一步，甚至更激进的发展。

但让我们回到“代孕母亲”的案例，法国哲学家西尔维安·阿加辛斯基(Sylviane Agacinski)对此进行了精彩的分析。“这个活生生的工具，这个新陈代谢的载体，使怀孕变得微不足道，怀孕被简化为简单的胎儿运输，某些女性现在甚至被视为类似于包机，可以为其他人带来某种共同运输”。¹

这些都是私人生活即将结束的恐慌迹象，从出生开始就被剥夺了所有“孝顺”的同一性；当我们成年时，我们也会看到自己被剥夺了任何“领土”同一性，在原地，由于无休止的“社会”追溯性的生物政治要求。在这个最新的LEBENSRAUM中，生态安全的必要性也将要求对分配进行同样的控制，以损害存量，损害民法和“人权”的历史积累，直到最近，这些仍然占主导地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自我控制的逐渐消失，以及用空运对老年人进行医疗后送

¹ Sylviane Agacinski, *Corps _miettes*. Paris: Flammarion, 2.009.

生活方式，从农民生活沿袭下来的习惯的都市生活，日复一日的生活，到季节的节奏，以一种互动瞬间的纳米时间加速不再允许的方式。

在20世纪20年代，作家约瑟夫·罗斯(Joseph Roth)感受到了被称为“国际风格”的建筑风格的更深层次的意义，在这种风格中，装饰和体积的剔除，伴随着卫生学家对住房最大阳光和透明度的神话。商店橱窗被提升为玻璃BUILDING，使所有的亲密关系失去了居民过度暴露在所有人的眼睛里，失去了日常生活的时间轴承，伴随着生活节奏的迷失。城镇的夜间照明由于取消了承重墙而更加完善，“幕墙”和自动百叶窗作为“透明相机”的百叶窗，在这个时代，快照将很快克服长期持续的束缚，纯粹的情感媒体BUILDING甚至照亮城市的公共空间，就像时代广场一样。

在即将到来的“后亲密关系”的相同顺序中，我们可能会注意到，这些天，共同共有如何逐渐转变为一种共存模式。因此，由于常常是完全不同的原因，我们看到了“公共家庭”和共享公寓的苏联乌托邦的复兴——这些所谓的社会凝缩器，未来主义建筑师梅尔尼科夫(Melnikov)为其提供了理论。

由于经济上的需要，考虑到租房的成本，人们现在在互联网上吹嘘“集体生活单位”的概念，正如老年人共享协会所指出的那样：“一个四五个人的混合巢穴，你得到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氛围，合租者感到更自由。”

一位经营着类似协会的女士甚至对记者说：“联租房是世界上最好的抗抑郁药。”

在这种对旧生活方式的迷失方面，其他组织甚至走得更远，它们为那些可能想要环游世界的老年人提供量身定制的“帆船上的人生计划”……在非法移民冒着生命危险偷渡的集装箱船和为荒凉的游客提供的豪华游轮之间，

挥霍掉遗产就为了能永远住在远洋客轮上(因为最终发现这比体面的养老院还便宜),这就是世界上所有的区别——在绝望的狂奔和纯粹的流动疯狂之间的区别。

在与“出埃及记”中的“陀螺之路”(GYROWAYES)——这些没有固定住所的新流浪僧侣——所进行的同样类型的旋转中,我们可以引用一种古怪的做法,它代表了无休无止的旅行中人们的新形式。“沙发冲浪”(Couch surfing)是一种待客方式,指为在网上认识的旅行者提供免费住宿。与这些共同房客住一晚,客房就变成了陌生人招待所的房间。

旅行,环游世界,不用花一分钱,这要归功于搭便车和一些沙发客网络——这是加里·戴维斯(Gary Davis)在二战后的1949年发起的一项理想主义倡议的目标。加里·戴维斯是全球化公民的倡导者,如今却巧妙地背离了其和平目标。

网络旅馆老板还是网络医院老板?有了沙发客,类型的模糊就很明显了。亲密,

一旦出于得体感而寻求亲密，似乎就会被误认为是隐藏，仿佛是某种可耻的疾病……

所有这些都相当忠实地再现了远程监视的过度行为，最初仅限于街道和其他交通场所的空间，然后被引入建筑物、停车场或入口大厅的公共部分。

在这里，公共空间的透明度紧随其后的是私人空间，这导致了对讲机或安全电话及其摄像头的出现。

另一个例子是谷歌Earth的MEGALOSCOPY最近的增长，它的研究引擎谷歌Maps旨在将整个世界可视化。在使用观测卫星之后，该公司正在开发谷歌Street，使用一辆专门的汽车对城市进行逐街侦察，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引发了一场关于尊重私人生活的辩论。面对地方议会的抵制，谷歌决定推出街景，使用每辆配有GPS和摄像头的自行车拍摄法国和其他国家。它们令人难以置信的多样性景观将被数字化，以供谷歌的大型地图项目使用。

我们为什么不把这种对私人生活致命的过度曝光——现在这种过度曝光已经蔓延到眼睛所能看到的地方——再深入一点呢？想象一下，继在主要十字路口设置的固定摄像头以确保道路交通安全或在建筑物入口处确保安全之后，沙发冲浪已经把我们带到了下一个，终极的，启示水平。这就是谷歌家庭检查员出现在你家门口的地方，他身上覆盖着便携式摄像机，旨在向所有人展示浴室的舒适程度，为那些受益于互联网社交网络热情好客的低预算游客提供服务！

“历史的加速发展令人不安。我们被迫比过去更经常地质疑自己。[]变化无常的现在引起极大的焦虑。我们对日常生活的感觉被一种必然性的感觉冲走了。这种感觉相当于一种集体抑郁。”2009年夏天，时任法国战略规划部长的娜塔莉·科斯丘斯科-莫里泽如是说。但谈论“萧条”并不能说明什么。无论此时此刻的现实加速占上风

历史上著名的“shift tip”的加速。G present”，在每一个瞬间被质疑的，都是真实存在的人和事，就在昨天，似乎还一直围绕着我们。我有个上了年纪的朋友，他年轻的妻子从未停止旅行，有一次她悲伤地向我坦白：“她旅行不是为了忘记，她只是习惯了再也见不到我。

随着社会的外流再次变得分散，旅行是一种守寡或丧偶的形式，它鼓励我们每个人不再看到曾经将我们与共同的过去、国家、邻居、邻居、家庭或配偶联系在一起、扎根在一起的东西。这也是私人生活的终结，这是无止境的

翻译久坐不动的家的亲密感——
身体转化为交通的极致何来。

旅行者与其说是一个新的游牧者，不如说是一个正在办理离婚手续的送信人，被每天不可避免的流亡冲散了...

为了尽量促成和解程序，
布鲁塞尔一家名为Fasten Seat Belts的公司在空中飞行
机场屏幕上播放着一系列视频片段
语言。这些视频的的目的是让“礼貌”在国外更容易实现，
只需几个关键的短语...作为woinan

该项目的负责人指出：“有趣的是，人们旅行的越来越多，但有些人的行为却和他们在家里一样。”他们总是穿着短裤和丁字裤，只说他们的母语。¹

没有人真正去旅行；事实上，他们是在逃亡，他们是在逃避令人讨厌的、压力重重的日常琐事。ONE'S OWN的旧家现在变成了ON ONE，在你随身携带的通讯设备、电子小饰品中，在这种重复异地化的友好离婚中。

这是因为人类预期寿命的延长吗？我们可能会注意到，无论情况如何，60岁及以上人群的离婚率，女性上升了近30%，男性上升了40%。此外，根据法国国家人口统计研究所(ines)的数据，50多岁的人的情况更糟，因为这一比例几乎翻了一番。

在这里，我们再次注意到与公共交通相同的加速度：对一些人来说，这是一个超音速和超超音速飞行的例子；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快速离婚。既然现在45%的婚姻以离婚告终，我们不妨简化一下

¹ Le Monde, 16 August 2009.

通常的程序是直接的，通过一项专门打击丈夫和妻子的惯性的法律，使夫妻之间的负担分解更快、更便宜，低成本的离婚使过去的家庭传奇变得平凡。这就是为什么拉奇达·达蒂(Rachida Dati)在担任国玺保管人兼司法部长期间的最后一个项目是改革离婚制度，这样一来，夫妻现在只要到公证人面前，就可以按优先程序离婚。¹

所有这些都让人觉得，通过无休止的缩减——就像从搬进来搬出去的“周转率”所涉及的时间一样——婚姻的持续时间开始和“演戏”中的一样长，这种“寓教于乐”的做法，现在只不过是在这个电信时代上演当代所有现实感的丧失，以及它们引发的即时异地化。

对不断旅行的沉迷，就像对更换伴侣的沉迷一样，现在是旧生活方式自主性的虚幻本质的一部分，是教练取代宗教团体的精神顾问或极权主义军国主义的主要思想家的时尚。

¹Libb·ation, 18 August 2009.

这种集体久坐习惯转变的一个显著例子，现在可以从互联网对修道院生活的影响中看到，尤其是在女修道院，迄今为止，在法国现存的270座修道院中，只有25座仍然抵制使用WEB——尽管“一种新的交流方式正在悄悄进入修道院时代的精神”，一位来自奥特里夫的西多会修士指出

然而，每个人都坚持对每个修士进行本质上的区别对待：“物质的封闭不是绝对的;它是一种手段。主要的问题是:如何体验与世界的关系(瞬间与整个世界的关系)。互联网迫使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边界，并将这种封闭内化。

事实上，他WEB潜在地打开了所有的门，穿过了修道院围墙的所有大门。这就是为什么贝-哈洛因修道院的本笃会修女们在2009年秋天主动组织了一次关于这个主题的会议。

唐·诺克·沃尔夫，本笃会的大主教，

¹ La Croix, 7 October 2009.

² Ibid.

他指出：“超然、沉默和孤独，或者其他：联系和一切的文化，现在。”没有更多等待的空间，没有更多渴望无限的空间。在这种文化中，等待永远是消极的....它意味着等待手术结束，而不是等待遭遇。”在谈到修道院的沉思生活时，他总结道：“我们不应该过多地基于虚拟文化来规范事情，而应该基于修道院文化。

在这里补充一点是没有意义的，这种精神文化的静坐性在各个方面都与城市习惯的都市化和曾经是游牧民族的固定定居点背后的静坐性相匹配，就像早期修会的僧侣一样——这就是圣本笃的统治。这些修道士也是游牧民族(*gyrovague*)，在蜿蜒的道路上受到不可预见的事件的影响，有利于各种离经叛道的行为，沉思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孤独的祈祷形式。

最后，我们可以提一下，当他回到集中营的时候，普里莫·利瓦伊

会在电脑前呆上几个小时吗

或者在他母亲的床边，等待夜晚和睡眠的释放，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他的朋友和家人，然后从家里的楼梯井里跳下去自杀：“这比在奥斯维辛更糟糕。

私人生活的终结，不再仅仅是“生活成本”，而是“生活条件”上的一种新型贫困。一个同步的情感共同体的出现所暗示的当代社会地位的下降，变成了一种家庭和社会的分离，最终将走向“国家”，最终走向“领土”，伴随着对“地方”和“共同生活的联系”的破坏。现在，我们正在看到一种脱离的最初迹象，这种脱离是随着男性和女性性别的模糊而开始的，这预示着女性即将出现的非母性化。毫无疑问，这将在明天结束，因为生殖与女性的分离。人类，一个未来的“后性”将会

1 Ernesto Ferrero, Primo Levi. L'écrivain au microscope. Paris: Liana Levi, 2009.

对女性来说应该是如此的解放，对她们难以置信的麻烦的怀孕来说也是如此。到那时，生命的工业化将取代死亡的工业化，在门格尔博士统治的集中营里，他不可思议地专注于双胞胎出生和克隆。

事实上，反人类罪的概念在近一个世纪前就已被详细阐述，它不再仅仅涉及对全部或部分人类的灭绝——类似于纳粹犯下的临床种族灭绝，甚至冷战时期的原子种族灭绝，以及恐怖的平衡。它更简单地涉及到对我们日常生活的最终危害，对一种“生活方式”的最终危害，而这种“生活方式”最终是相当普通的。在不久的将来，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这将导致一种由于过度的压抑的渴望而从根本上变得不适合居住的活力，一种没有“使用手册”的生活，用乔治·佩雷克的话来说，是一种超常的活力——直到人类的生物多样性最终耗尽。

为了说明这种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出现的错位，我们可以举一个在法国奥约纳克斯(Oyonnax)的工业法庭上提起的案例

法国艾因大区。2009年，法庭不得不审查ED超市员工提出的“侵犯家庭生活权利”的投诉，这些员工因拒绝在星期日工作、不遵守工作时间和不服从命令而被解雇。他们的律师是这样说的：“由于没有关于星期日工作的判例法，我们将以终审法院的一项裁决为依据，该裁决称，对于夜班，受薪员工需要签署一份协议。”她总结道：“看看工业法庭是否承认享有家庭生活的权利是一项高于有薪工作权的原则，这将是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

白天和黑夜，整个星期，包括星期日，一天24小时，7天。一周中的每一天……这是一种没有使用方向，没有雇佣模式的生活方式，除了重复重复的过程。在去工业化时代的被迫本地化之后，被迫的错位正在走向一种现在公开不自然的进步的节奏。与此同时，这种情况似乎很棘手

1 La Croix, 16 October 2009.

作为“拒绝的权利”、“公民良心反对”的抗辩，作为一个法律实体几乎没有任何现实。

自杀曾经是一种心理状态，但当我们放松了对时间及其节奏、它们的工作模式的调节，以至于导致焦虑、社区的永久痛苦时，它就会因此变成社会学的状态，就像电信公司已经发生的那样，压力造成的伤害已经成为致命的。

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9月的联合国演讲中说：“我们必须坚持，未来不属于恐惧。”他谈到了核扩散的主要风险。但是，更密切地说，这句话也应该适用于我们的生活方式问题，我们的生活方式，一个以不稳定和TEMPO的不稳定为标志的时期的日常生活，它驱使当地社区陷入互动技术毁灭性进步所造成的恐惧之中。这种进步只不过是一种狂热的、熙熙攘攘的渴望的进步，更不用说一种集体的愤怒了，这种愤怒是由一场突然的恐慌引发的，而这种恐慌已经变成了一场大流行。一场拥有一切的大流行

与信息加速的现实效应及其突发性需求有关。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即时混乱很快就会污染所有人的生活方式。

因此，在军事DETERRENCE崛起并在冷战结束后衰落之后，似乎开始感受到一个过度暴露于重大风险的世界的“冷恐慌”。这些风险不仅包括盲目的恐怖主义，还包括生态，尤其是专制的政治经济，对于某些“个人空间”的粉丝来说，这一次可能会引发民事DETERRENCE。届时，公众恐惧的治理将从过去的战场转向市场。换句话说，日常生活很快就会变得不可能，因为它每时每刻都被“国内恐怖”所蹂躏；要完成的急匆匆的任务的超高速取代了曾经卷入交通事故的撞车事故。

人们不是已经在谈论未来对可持续交通的要求，以最好地确保可持续发展吗？某些首席执行官是压力管理的忠实粉丝，他们甚至声称“我们不能再让流动性停滞不前”，这表明

“是时候行动了”的原则应该在整个全球化的商业公司中推行。放眼望去，电信的“宽带”正影响着我们对一周的利用，影响着它的工作方式，它取消了星期天的休息日，接着又取消了每天午餐的中断。准时制连续一天的强制实施预示着致命瞬间的惯性和纳米年表不可阻挡的攻势，就像2010年5月6日的“闪电崩溃”一样，当时华尔街的墙突然在下午2点25分撞上了金钱的墙，也就是金钱的屏障。

在连续体(地球时空)之后，直到现在被视为我们各种活动的调整变量，技术进步的大气压力现在影响到整个人群的个性，整个人群受到即时互动的死亡阵痛的影响。因为，这种最新的暴政突然成为利润人口调整的终极变量。过去的定量马尔萨斯主义现在与定性马尔萨斯主义结合在一起，即通常的种族主义

将被一种“奥林匹克”种族主义所终结。体育比赛和最新“体育之神”的壮举将放弃领奖台，转而进行现场比赛，选择那些被电信锁住的惰性——换句话说，电子兴奋剂的受害者：由人类全球治理的控制论未来主义实施的兴奋剂。

这就是上文提到的连续解体的原因，政治和地缘政治的地方以及社会联系，就地和非就地的可能衰落，有利于同时性及其遥客观的普遍性。这也是各种联系的“渐进式”外部化以及公共空间和公共服务的重复去区域化的原因——换句话说，民主城市的原因，正如我们通过定居的历史所了解的那样。

因此，在物质通过核裂变解体之后，我们现在看着，无能为力，或者就像，在过去时间的历史过渡解体的早期阶段，在这个互动的全球大脑的圣徒共融中，股东的融合/混乱。社会性的

身体突然蜕变成一种完美的神秘的人类身体，加速的DROMOSPHERE在极端情况下取代了NOOSPHERE，即上帝选民的人类思想领域，据德·德·夏尔丹(Teilhard de Chardin)说，他自己就是进步宣传的伟大“洗脑”的受害者。

伟大的加速器

老的到来，你将所向披靡。兰波，《致一个理由》

环形，短路——没有环形就没有马戏团，古希腊的kukloJ和古加速的奥林匹克自行车赛!2009年，在经济危机期间，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在日内瓦建造的巨型加速器(G great Accelerator)启动一年后，一个为一级方程式世界锦标赛最后一圈而建造的圆形TEMPLE在阿布扎比(Abu Dhabi)——也就是说，在沙漠中央——启用。

对于物理爱好者和HADRON的光速来说，这个粒子被称为“上帝的圆锥花序”，即使在那时也徒劳地寻求C - ERN的光速

对撞机坏掉了…对于阿布扎比赛道的设计师来说，这条赛道是“世界上唯一一条设计得让观众能看到全景的赛道”，一年后，物理学家们在无限量的物理学家们所追求的D ROMO LOG能力与D ROMOSCO PIC的能力结合在一起，由无限大加速奇观的支持者们。这是在汽车被“报废”的时候，在法国，为了重新启动一个处于低迷状态的行业…

“如果时间就是金钱，你还不如两者兼得!” 这是一家低成本航空公司的口号，再贴切不过地描述了一个本身就陷入危机的大型金融赌场的瘾君子们目前的心态。2010^{年6月2日}，为了避免2010年5月6日下午2点25分令证券交易所陷入混乱的闪电崩盘重演，该公司对华尔街的高频闪电交易市场实施了“熔断机制”(CIRCUIT-BREAKER)。

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破产后，丰田汽车(Toyota)受到危机的严重冲击，宣布立即退出一级方程式比赛，并放弃主办日本的比赛

2010年大奖赛，在其富士山赛道举行，以致力于
为国内机动性问题寻找新的解决方案。

《费加罗报》(Le Figaro)的特约记者是这样评价“东京车展”的：

“我以前从未在展示厅的地毯上测试过一款新车型。然而，正是在一个办公大楼的第八层，我开始了解了驾驶iREAL的未来；这款单座车当然能凑合着用很少的空间(原文如此)，相当于把舒适的扶手椅装在三个轮子上。”¹

如果说这家日本汽车公司在吸引年轻一代购买汽车方面遇到了困难，那么它现在正有效地将自己的市场定位于更有节制的成年人，尤其是老年人。作为国内汽车的长期消费者，老年人为什么不会成为未来“这些可以在人行道上行驶的单座电动汽车的忠实粉丝，如果不能在公寓大楼里行驶，甚至可以乘坐电梯”呢

1 Le Figaro, 30 October 2009.

2 Ibid.

因此，这种骨科假体的发明是针对老年人市场的，这个市场明天将在整个工业化世界爆发。这种增长前景将成为高层建筑流行趋势的一部分。在日本和中国的城市，数以万计的高层建筑拔地而起，比如拥有3000万人口的重庆。绰号“雾城”的重庆是地球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如今，重庆市中心到处都是被遗弃的出租车残骸。

对于身体健康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可怕的东西，它的名字很贴切，残疾人轮椅变成了一种致命的解决方案，解决了未来城市的废墟和明天集中营般的世界城市的失败。

随着最近对这种被错误识别的旅行物体的推广，这种“轮子上的家具”背后的技术进步的根本丧失能力的本质是显而易见的，并与圣经中盲人和瘫痪者的寓言相呼应。

i Real的引擎实际上是由手动驱动的，这要归功于两个按钮，就像视频中使用的的那样

游戏：“没有倒车，你只需要向左急转或者。

右转，原地旋转。它就像电子游戏机一样简单，只需要左右手腕的小动作。至于速度，它被限制在每小时6公里以内，但时速最高可达30公里的快速设置是可用的！’¹

很明显，我们这里离阿布扎比高速公路的直线距离很远，在阿布扎比高速公路上，单身人士的时速超过300公里。B但我们离博尔特创造的世界纪录也不远了。在2009年8月15日的世界田径锦标赛上，博尔特用自己的两条腿在柏林体育场的跑道上以平均37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奔跑。这是“圣母玛利亚的盛宴”！

如果不是直上云霄，这里的体育场之神就像神话中的赫尔墨斯，是旅行者之神，也是小偷之神，骗子之神，兴奋剂问题至今仍未解决，因为在残奥会上，转基因生物的基因工程成就了一系列体育壮举。

安德烈·戈尔兹曾谴责“丧失能力的职业”很可能导致自动化和结构性失业

¹ L e Figaro, 30 October 2009.

虽然这将是最终的，不再是周期性的，但我们注意到，现在是各种各样的“进步人士”指责飞速发展的自动化是反人类的罪行。如此广泛的自动化只会导致惰性，即所谓的生产力提高所带来的瘫痪，而人体往往会一个接一个地失去曾经将人类与植物和矿物区分开来的动物领域的特征！

“我们需要改变的是我们的灵魂，而不是气候”，塞内卡规定，他是运动生物生态学的使徒，这种生物的**动物**显然不是一个“属”，就像性对某些人来说一样，而是一个领域——一个被赋予了存在运动的物种的领域，“当你支持旅行时，婚姻就是婚姻”¹ 尤其是当后者是循环的！

事实上，我们的身体活动领域不断加速的历史性扩张——曾经是如此丰富的经验，用舞蹈的语言和舞蹈编排的启蒙之旅，我们开始发现我们自己世界的浩瀚——今天导致了最小法则

¹ A Canadian proverb .

控制论交互作用的行动。换句话说，对于瞬时互动的“惯性矩”，因此，对于姿势上的残疾，我们第一个自由的无形损失，人类特征的行动自由。

所以，预测纳米技术的发展是无限小的“进步”，同时也是纳米技术的发展是无限短期的控制论瞬间性——换句话说，面对环境的突然变化，我们对事实的认识和对价值的判断的最终无能为力——我们仍然必须弄清楚我们对技术进步造成的“污染”的责任的实际性质，以及瞬间时间多样性的枯竭，从现在起的一瞬间，与其说是存在于我们对自己行为的意识中，不如说是不存在于我们意识中。

就在试图自杀之后，巴黎未成年人法律保护部门的负责人凯瑟琳·科科什卡写道：

“任何速度太快的事情都会让你发疯，摧毁你。我几乎要死了，因为我一辈子都在工作，坚信自己是在坚持

学校的教育价值。我差点死于这个机构的耳聋，它不明白一切都发展得太快了，太快了，我们已经跟不上了……变化的加速破坏了该机构的教育使命，并产生了虐待。这台地狱般的机器继续运转，唉，却不为人类担心。’ 1

昨天是无能的占领，今天是滥权的管理。明天，当赛博世界一劳永逸地颠覆了空间和时间，颠覆了我们的命运，将会发生什么？然而，没有人担心那场特别的海啸，也没有人担心已经压倒了处于困境中的人口的大气压力。人们只是对大气压力、气候变化和一个被彻底污染的世界的危险越来越敏感。从来没有人担心被关在控制论回旋加速器的封闭门后。

在2009年秋天提交给法国政府的一份关于工作压力的重要报告中

2009年，我们了解到33%的受薪员工现在在工作中感到害怕。在对心理和社会风险的统计分析中，我们还了解到，22.6%的员工往往是工作量过大，而30%的员工则是工作质量本身存在问题，因为时间的压力不再给人们足够的时间来完成他们正在做的事情。¹

曾几何时，人们事先就已经熟悉了在流放地强迫劳动的恐惧，在那里，罪犯，forrat，被驱逐出境。但是，在这个自由时代的中期，占主导地位的是对选择工作的恐惧——不管工作的性质或手头的任务是什么。

这项调查的另一个特点是，有4.2%的受薪员工认为，作为一种无法忍受的压力，他们有义务在工作时隐藏自己的情绪，这是一项写进合同的义务。

因此，我们看到，这种对待工作的精神病理学方法，已经从各个方面受到了转移到海外或全面自动化带来的生产率提高的威胁，具有相互强化的丧失能力和滥用的方面

¹Sud- Ours/, Ocrobcr 2009.

——相互之间——以至于进步，在埃德加·爱伦·坡 (Edgar Allan Poe)看来，在19世纪只是衰老的异端邪说，在21世纪突然变成了疯狂的麻木。

由于技术及其工具的兴起，科学实际上不仅变成了功能性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变成了功能主义的……因为功能现在产生了组成部分！

今天，最不起眼的技术伪创新很快就变成了一个“高科技产业”，然后变成了一个制造恐慌的系统，就像我们看到的WEB及其无所不包的网络一样，在使用它们时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这将很快导致互联网的大崩溃，信息炸弹的爆炸，这可能会对数字经济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¹

顺便说一句，请注意当前对纳米技术的狂热，现在什么都不会停止，就像转基因生物的生物工程不会在昨天停止，或者气候的生物工程不会在明天或不久之后停止一样。

¹ Paul Virilio, *The Information Bomb*. tr. Chris Turner. London: Verso, 2005.

最新的证据是在北京设立了负责中国全国气候的人工影响气象局。碰巧的是，该局最近因引发了非季节性降雪而遭受了雪崩般的批评。这些降雪导致数百架飞机停飞，并给北京居民造成了多起交通事故。为了缓解中国北方持续的干旱，化学产品在云层中大量扩散，造成了这种现象。¹

但是，上文提到的工作场所的控制和虐待的致命趋同，也可以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解释：在中国，和其他地方一样，正是极权主义经验的各种形式反过来趋同。单一市场的全球化和交互式电信的即时性正在诱导极端主义的融合/混乱，以及这种“实时暴政”的刻意杂交，这种宇宙论，在复制苏联宇宙主义的过度行为的城市资本主义背后

¹ Sud-Ouest, October 2009.

在USS R内爆之前——历史唯物主义的大爆炸以我们现在成为受害者的控制论事故告终。华尔街的系统CRASH不仅完美地说明了“没有良心的科学”的巨大本质，它只不过是“灵魂的毁灭”。最重要的是，它暴露了一门经济科学的巨大胃口，现在缺乏信心，只不过是“单一市场的毁灭”，通过高频交易获得巨额利润的可能性突然结束，或者接近结束，原因很简单：信心是一件永远不会立即发生的事情！

正因为如此，面对大规模信贷紧缩，人们才会对股市波动产生难以言喻的恐惧——换句话说，就是投资者在面对当前极端不确定性时的信仰和投机信念。在2010年5月，这种恐惧导致了交易员自己所说的“恐惧指数”，即市场波动指数(MVI)。这种预测市场波动的晴雨表早在1993年就被构想出来了，而1987年10月19日的CRASH仍历历在目。

这就是最关键的问题所在

对单一市场的唯物主义者来说，瞬时是否已经变成了曾经对唯心主义者所说的永恒？

随着中世纪货币的发展，也到了严肃讨论信贷和有息贷款合法性的时候了。基督徒禁止放高利贷，认为这是一种道德上的罪恶，是一种盗窃行为，是对时间的盗窃，这只属于上帝，因为“利息是对贷款和偿还之间所经过的时间进行收费”。¹

今天，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这个问题可能会再次对时间、时空及其连续体的相对性提出质疑，而这正是关于未来世界经济前景的辩论的核心。

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瞬间的未来主义将在神学和价值交换的ETH学中出现，从那时起，速度的政治经济学将与国家财富的政治经济学融合在一起。

与此同时，发生了一件异乎寻常的事

1 Jacques Le Goff". *Le Moyen Age et l'argent*. Paris: Perrin, 2010.

发生在2010年5月6日下午2点25分。这是一次flash crash，道琼斯指数在短短几分钟内暴跌了1000点。对于美国证券交易监管机构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来说，他们认为所有人为失误、计算机黑客攻击或控制论恐怖袭击的证据都是不存在的，这一灾难性事件迫切要求在整个市场范围内实施协调一致的、最重要的是同步的熔断机制。早在6月，华尔街的电子交易平台就实施了这一措施。

因此，在资本积累造成的“金钱墙”之后，纽约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主席玛丽·夏皮罗(mary Schapiro)又建起了另一种“分隔墙”，即防止犯罪(金融部门的内幕交易或黑客的恐怖袭击……)的控制论加速。。。但这一举动回避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问题，一个无法确定的问题：“当你无法检测到股票交易所崩溃的根源时，因此，你发现不可能知道这是否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某种程度的CYB - ER攻击，或者是否是

如果是纯粹偶然的系统崩溃，你该怎么办？”

“我们需要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忘记时间。我们不需要那个特定的参数来描述我们周围的世界。我提出的理论框架允许我们不需要它：这就是环量子引力的框架。”物理学家卡洛·罗维利(Carlo Rovelli)就是这样说的，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对无限大物理学的广义相对论和无限小物理学的量子力学的混淆很熟练。

在上个世纪预言了“历史的终结”之后，现在正在预测“时间的终结”，当然是在理论物理学中，但也与政治经济学有关。

最后，在这种普遍的混乱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或许是伯努瓦·曼德布洛特(Benoit Mandelbrot)在2004年所说的话，当时他说，股票市场使用的传统数学模型“不仅是错误的；它们是危险的错误。”¹

¹ Benoit Mandelbrot, *The (Mis)Behaviour of Market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4, p. 276.

面对一场即将成为系统性的崩盘的重演，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问自己，为什么精明的经济学家在解释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尤其是1987年崩盘以来一直在稳步敲响的警钟方面无能为力。

为了描述在整个单一市场中观察到的如此长时间的灾难性波动，M. andelbrot引入了多重分形时间，从而将金融历史带入了一个动态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股票市场交易时间不再与物理时间有任何共同之处，因为在这个新模型中，“交易时间在高波动时期加速时钟，在稳定时期减慢时钟”，¹分形几何的空间在这里与第四维的“多重分形”计时技术相结合。

那么，有了我们的名誉教授，预示的不再只是“临界空间”，而是H历史的沉淀，未来时代的“临界时空”！

随着伯努瓦 M. andelbrot的出现，属性泡沫突然变成了金融泡沫

¹Ibid., P. 22.

不只是在房地产的广阔范围内，而且在时间的范围内，“世界经济”的漫长持续时间对费尔南德·布莱德来说是如此珍贵！。

奇怪的是，我们再次注意到，“循环”和“球体”突飞猛进，仿佛过去的日子的循环时间正在重申它对曾经连续的进步的线性时间的权利……

在卡尔·波普尔著名的“反馈回路”之后，正如我们刚才看到的，卡洛·罗维利现在引入了他的“环量子引力”。

昨天是循环时间，现在是线性时间的进步，明天，或者不久之后，毫无疑问，感谢Mandelbrot，全球主义时间……在这里，TIME——来自拉丁语tempus，它指的是“持续时间的一小部分”，与aevum不同，aevum指的是连续性和一个“时代”——实际上是指所有事故的ACCIDENT。这是因为股票交易操作中涉及的持续时间的“多重分形”提取符合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只适用于建模者，金融行业的财务规划师，这是一个算法化的金融行业，著名的信贷紧缩市场信号

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涡轮资本主义的B - IG 紧缩!

正如一位学者最近指出的那样：“我们最终必须谦卑地承认，我们无法准确地为不确定性建模。”还要补充一点，在我看来，尽管有“进步”的宣传，但信心永远不会自动产生!

B但是让我们回到卡尔·波普尔和他的非决定论。根据波普尔和他的“反馈循环”，事件影响我们的观点，就像这些观点影响事件一样。但现实的加速，实时的加速，正在彻底改变我们的处境，因为从现在开始，影响我们深层感受的不再是事件，而是意外事件。这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共同利益的意见共同体现在被当下的“情感共同体”所取代，情感同步随后取代了舆论的标准化，而舆论的标准化同样是代议制民主的根源。

请注意，对于曼德布洛来说，卡尔·波普尔的“反馈回路”是如何不断缩小的，就像一些痛苦的**顶峰**，随着风险的增加，这意味着我们老年人的生存

政党，现在真的被速度超越了，就像经济投资者一样。自2007年开始的系统性崩溃对共和国政治高层的影响，与21世纪程序化交易所带来的市场中大银行的影响一样大，由于证券交易所计算机的时间机器，导致2010年5月6日CYBERCRASH事件的高频电子闪电交易平台在人类时间之外运作。

但是，在这里，我们面对的是一种缺失——换句话说，一种与客观性相反的客体。事实上，如果时间不再存在，如果它消失在它的加速中，不稳定性就会达到顶点，现在，交互连接的惯性力矩在各个方面都支配着地点的惯性、固定和不动的惯性。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有力地指出：“不稳定性是全面统治的一个功能性先决条件。”那么，对于实时的瞬时性的不稳定性，我们能说些什么呢？明天，我们是否必须生活(生存)在一种**法庭**的统治下，一种对即时做出裁决的法院？是时间的暴政，还是，

更确切地说，是时间的缺乏，涉及到自由意志和民主的外流，每个人都受到一种不稳定的影响，这种不稳定是由于我们的过度动力造成的心理和地方动机，换句话说，是由于我们失去了对重要反射的控制？因为，到那时，这些将受到控制论环境的流动和流入的制约，而控制论环境很快就会变得不适合居住。

电路，短路——让我们回到圆圈，kuklos，这个圆形粒子加速器，回旋加速器，它是核物理学的起源，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在伯克利发明，突然，在2009年，变成了一个地下大教堂，它是为了寻找“上帝的粒子”而启动的加速史诗科学的殿堂，这个强子在当代物理学学者的收藏中仍然缺失。

首先要注意的是，宇宙有神论的冒险是在犹太教-基督教创世纪的知识树的树根下开始的，最初的故事是一个“现实加速器”的故障，这个加速器本应该在隧道的尽头发现宇宙的无穷小粒子

天体物理学的起源。所有这一切都应该提醒我们注意科学的狂妄自大，这种科学被剥夺了批判的良心，而且还伴随着一种无限性的巨观，日内瓦的大型强子(large) HAD - RON COLLIDER声称，它不仅要冒着产生一个低振幅“黑洞”的明显风险，而且要活生生地揭示世界的创造。毫无疑问，这是为了让我们对所冒的风险放心。

这些风险已经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美国物理学家和其他混沌理论学家的法律诉讼，比如来自哥廷根大学的奥托·罗斯勒(Otto Rossler)，他们反对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同事。

在这条“高速公路”上，风景是风景的缺失，飞行速度的流失实际上导致了理性的崩溃，“常识”的崩溃。然后突然涌上来的，是由一种物理学触发的时间事故，它现在是昏迷的受害者，影响了下面获得的所有知识。

实体上的意外，距离上的意外，知识上的意外。最后，兰波是对的：我们把它找回来了。什么？永恒。”的确，如果时间作为一个必要的调整变量完全消失

围绕我们的纳米世界空间，相对主义的永恒存在将很快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利，而不利于繁琐的历史进程。

奇怪的是，尽管外太空生物学的天体物理学家似乎相信宇宙生命遍布外层空间，但他们仍然拒绝相信生命是永恒的！

“哦，你们这些伪君子，你们能分辨天空的面貌，但你们不能分辨时代的征兆吗？(马太福音16:3)。基督的这句话似乎是针对今天的全球气候变化生态学家的，他们奇怪地忽略了灰色生态学，时空的突然保留，普通世界的时间压缩，即使那些热爱大爆炸的宇宙学家设想，最具体地说，大爆炸的假设，膨胀的宇宙的最终收缩。

根据已故的比利时天文学家兼物理学家阿贝·勒梅特和俄罗斯宇宙学家兼物理学家乔治·伽莫夫等人的说法，150亿年前，原始原子会发生爆燃，引发一个气泡的膨胀，这个气泡将沿着一条超历史的道路一直膨胀下去

-连续体一直到大爆炸-时间屏障的内爆和崩溃。但是今天我们不得不报道，在探索宇宙形成的最初一秒的过程中，我们这些研究浩瀚外太空的聪明的天文学家似乎特别担心最初瞬间的无穷小持续时间。¹

这个任务首先给了我们回旋加速器;然后美国实验室FERMI LAB建造了一个6公里长的原子跑道，被称为TEVATRON;现在，我们终于有了欧洲的大型强子强子COLLIDER，长达27公里。这个名字很重要，因为我们已经从加速器(ACCELERATOR)的发明——先是线性的，然后是圆形的——到对撞机(COLLIDER)——对光速的影响研究，以时间B载体的壮观粉碎告终!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在这段时间内所有的意外事件都将结束，而某些物理学家却要求我们完全忘记——哥白尼天文学的“望远镜”起源征服空间，在日内瓦，导致

¹ Hubert Reeves, The Latest News from the Cosmos, t r Donald Winkler. Toronto: Stoddart Kids, 1997.

“伸缩式”，时间终结的大碰撞！

科学，即物理学的大爆炸，实际上并不是与自己和平相处的。它在与时间作战：“持续时间的庄严缓慢，每一个小时的移动奇迹”，这是印象派及其现象学家的说法，克劳德·莫奈 (Claude Monet) 就是其中之一。在1899年到1901年间，他们这样做预示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关于视点的理论——相对论的诞生。莫奈，这位著名的“系列”画家甚至预言：“万物皆变，石头也不例外”，从而预测了动能和动能的出现。卢米埃尔兄弟将更充分地发展运动学，从而预测了20世纪多重分形时空的突变，曼德尔布罗特——另一个印象派画家！——将成为世俗的先知。

但是让我们再一次回到日内瓦神庙，这个柏拉图的圆形洞穴，在这里，末日的光明主义者在广义相对论的使徒爱因斯坦所憎恶的“科学真理”背后保持着进步的火焰。

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些，这样一个暗箱的重要性，这个埋在两国边界下的大教堂地窖，从来没有让我们的学者思考过，这真的很奇怪。H 这样一座建筑，造价接近某个商人在2010年让媒体热议了好几个月的数十亿美元的损失，怎么只引来了科普人士针对任何可能担心它的人的讽刺言论，就像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的对撞机在揭幕仪式上出现重大故障时，那些史诗级科学的崇拜者们也只是保持沉默一样？

宇宙论在这里造成的破坏与一种狂热的太阳崇拜所造成的破坏相当，在这种崇拜中，加速的光速照亮了历史，人们期待着与那些在天文金融投资中受到伤害的人截然不同的人类牺牲，为了启迪这些幻象的庙宇——就像最近提议在北京修建的那座。这将是一个“国际线性对撞机”，简而言之，它将与处于危机中的汽车工业的碰撞测试相结合，在NANOWO rworld的小隔间里，在那里

世界的生态足迹现在直接导致公共财政的整体事故……

同样的道理，2010年，中国在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上引人注目地名列第二，仅次于美国，这要归功于一款名为NEBULAE的电机。它的性能基准是每秒1.27千万亿次浮点运算，换算成每秒12.7万亿次浮点运算的能力，而位于田纳西州的美国能源部的美洲虎计算机可以达到每秒1千万亿次浮点运算。75千万亿次浮点运算。2020年的预测是一个“伟大的加速器计算器”，它将能够实现一次外抛射，即每秒10亿亿次运算。

我们可能还记得，这些电机用于科学研究，基因测序，但特别是在涉及国家主权的战略领域。¹

专家们认为，超级计算的应用领域永远不会停止扩大。因此，今天的地球物理学家能够实时预测地震后的余震另一方面，他们现在

¹ Le Monde, 26 June 2010.

² Ibid.

无法预测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大规模网络崩溃的致命后果。然而，我们很容易预见到，高频闪电交易的自动化将在明天导致高频高金融领域的“INTEGRAL ACCIDENT”！

在这场无休止的竞赛中，未来的大利润对撞机无疑将导致在历史隧道的尽头发现股票的“原始原子”，对于正在加速自动化过程中的金融行业来说，这将损害那些如此肆无忌惮和危险的金融代理人，正如《卡夫卡的审判》所证明的那样——对不起，那是科维尔，法国兴业银行的有罪交易员。

根据《泰晤士报》和《每日电讯报》2008年9月中旬的报道，早在9月8日星期三，日内瓦地下大教堂正式启动的当天，入侵者就成功入侵了CERN大型对撞机的四个探测器之一。我们或许还记得，在9月22日，报纸

《解放报》宣布，在同年9月17日星期五进行的试运行中发生故障后，LH - C已经陷入停滞状态，而这一年正是华尔街壁垒轰然倒塌的一年。

索引

Accoyer, Bernard 2航空政治23,28,29 -30,
41-2 Agacinski, Sylviane 47
anamorphosis 6- 7,8 - 9,n, r8

architecture 48-9阿伦
特, 汉娜84阿姆斯特
特朗, 尼尔40无神
论9- 10,25 -6阿塔利,
雅克20

程序交易大爆炸理论87-
8

生物与地球工程75-6分
劳埃德·布兰克福恩15

邦霍费尔, 迪特里希22
英国伦敦城7 5、6
战役

“赌场经济” 29 CER
N:强子对撞机25-6,JO, 66-
7, 85-7,

88-90, 92-3 Chardin,
Teilhard de 65 Chassin,
Lionel Max 12 China

气象局

修改76

计算机技术精密计时
器丘吉尔, 温斯顿公共家庭

共产主义影响32- 3,43 -

4

交互37-8计算机技术91-2

互联网49、50 -1、52、56-7、75

^{参见}网络攻击;控制论;

闪光/

程序交易人脉和场所3,r8,

24-5·35-6、58、63-4。84 宇

宙有神论40,44 -5,

76- 7,85 - 6,90沙发冲浪

50-1信贷紧缩^见股票

交易所/华尔街网络攻击79-

80控制论17- 18,19,32 -3,

40、42、71-2、73

Dati, Rachida 55

Davis, Gary 50 delocali

zation 4, II, 17,

19- 20,34,37也

^见移动性/

竞争的迁移扭曲3、

6-9。14离

婚54-5

生态与航空政治41-2

生物与地球工程75-6

宇宙论40分, 移动44分,
71分

和时间/空间压缩23- 4,
27 - 8,72,87爱因斯坦,
阿尔伯特22,89

就业

丧失工作能力的职
业:70比1,72比5

寿命32,34 -5, 生产力
19-20

和家庭生活的权利(奥
约纳克斯工业法庭)59-
61

外部-内部关系3-4外化17,40

外星人/不明飞行物44-5

恐惧61-2

市场波动指数(MVI) 77反
馈回路82、83-4

金融系统^见闪电/程序交易;
单一市场(turbocapitali
sm);证券交易所/华尔街

固定属性惯性_{看到}的是地点和
联系

闪存/程序交易7-S, 1- 14, 41-
2, 67, S1

以及闪崩/网络崩盘7S-So,
S4

分形/分形4-5,1 - 6-IS, 32-3

未来主义 1- 2,5 - 6,9,Io-n, 1 5,
20, 21, 34

地球与生物工程75-6

谷歌测绘项目51,52

戈尔兹, 安德烈70-1

强子对撞机25- 6,30 - 66-?,
s5-7 > ss - 90,92 -3

历史时间节奏31-2埃德蒙·
胡塞尔27

光照主义22 25 26 2S 30

丧失能力的职业70 - 1,72 -5

惯性 2- 3,9 - 10,I I, 13, I S-19, 21,
27, 36 -?, 41, 63, 71-2

人脉与场所3、 IS、 24-5> 3、 5-
6、

64、S4感光34、 37、 45-6内
幕交易见闪光

程序交易不稳定S4-5瞬时
互动连_{接见}

连接和场所互联网49,50 - 1,52,
56 - 7,75

iREAL(电动汽车)6S-70

联租49

运动学能量26-7,S9 Kokoszka,
Catherine 72-3 Kosciusko-
Morizet, Nathalie

52

Gerard Larcher 2 法律立
法过程2,3纪念4,21

勒戈夫、雅克7S列维、普里
莫57-S光速/光速66-?

圈量子引力So, S2丧失信心II,
14

马尔萨斯主义63-4 Mand
elbrot, Benoit So,

SI-2, S9

市场波动指数

(MVI) 77 婚姻离婚⁵⁴⁻⁵ 数学模型¹²⁻¹³,

16,42,80 Melnikov, Konstantin
49 纪念法律^{4,21} 时代部²²⁻³
流动/移民^{40,43},

45-?。49-51、53-4-55 ‘磁传
送门’ 21-2

可持续的⁶²⁻³ 莫奈, 克劳德
89 历史博物馆

Franeë 6,22 -3

纳米年表^{7-9,39},

6J, 72 纳米技术J, 10 -11,

16-17,24 -5,72 新闻播
报³³⁻⁴

诺克·沃尔夫, Dom 56-7

奥巴马、巴拉克⁴⁰、
61 离岸金融天堂

14-I 5 Oprea,
Marius 31 其他时
间¹⁷⁻¹⁸

佩雷克、乔治^{35、37、59} 光敏
惯性^{34、37},

45

-6 处与连接J, 18,

24-5:35-6。58、64、84 波普尔、
卡尔^{82、83-4} 私生活^{33、36、}
40、47、

53-58 生产力和

就业¹⁹⁻²⁰ 程序交易^{flash/}

程序化交易

相对性提议部²²⁻⁴

理论^{22,89} 兰波, 亚
瑟^{66,86} 罗斯勒, 奥托⁸⁶ 罗
斯, 约瑟夫⁴⁸ 罗维利,
卡罗^{80,82}

塞内卡⁷¹

老年人^{49-50,68-9} 夏皮
罗, 玛丽⁷⁹ 老年人
分享

协会⁴⁹ 单一市场(turbocapitali
sm) 6-7,10, II, I2, 15-I 6, 39-40,

?6-8,81 -2 社交网络^{35-6,50-1} 光速/
光速⁶⁶⁻⁷

证券交易所/华尔街⁶⁻⁹,

12-14、1-1-6、77-84

超级计算机91-2, 代孕

母亲46,47

领土不安全/同一性3、4、13、
15、21、41、42、2-3、47

时间

历史节奏31-2时代部22-

3

Other-rime 17-18 时空压

缩

23-4·27-8、72、87 时 间 表 (l'
emploi du temps) 10 -u、13、
17、19、

24,34,61 丰田汽车 67-8

iREAL(电动汽车)68-70

旅行参见流动性/迁移涡轮
资本主义参见单一市场(涡
轮资本主义)

UF Os/外星人44-5

美国计算机技术91

生产力和就业19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7,79

证券交易所/华尔街6-9。
12-14, 1 -1 - 6, 77-84

城市外流II

异象38-9

光敏惯性34、37·45-6

理查德·瓦格纳

女人

去母化58-9名代孕母亲46、
47

世界大战5-6